

今年9月,海南启动桃榔庵遗址考古挖掘工作,以期揭开其神秘面纱。

近日,海南日报记者拜访海南省苏学研究会副会长李盛华,煮茶论居士,史海试钩沉,另一场围绕桃榔庵的东坡文化“考古之旅”,由此启程。

桃榔庵东坡故事

■ 本报记者 曹马志

A 定居： 谪居儋耳，艰难得居所

“东坡居士,在桃榔庵里,喜欢煮茶品茶。”在儋州的家中,李盛华煮水泡茶,茶香氤氲。今年67岁的他,1994年到儋州工作,研究东坡文化已20多年。

桃榔庵遗址位于儋州市中和镇东郊。1098年,苏东坡在当地民众帮助下,在城南偏僻的郊外修筑茅草堂3间,苏东坡将其命名为桃榔庵,这也是他在儋州住得最久的居所。

对于苏东坡来说,这处简陋的茅草堂来之十分不易。

“被当时朝廷贬到儋州,苏东坡和儿子举目无亲,一开始住在北伦驿馆。”李盛华说,由于年久失修,驿馆的居住条件堪忧。据苏东坡在《和陶怨诗示庞邓》中写道:“如今破茅屋,一夕或三迁。风雨睡不知,黄叶满枕前。”

短暂的驿馆生活,却突遭祸端。李盛华介绍,当时的昌化军军使张中钦慕苏东坡品行,为了改善他的居住条件,派人修缮破败驿馆。此事被人向朝廷告发,张中旋即被撤职查办,遣返原籍。“悠悠念山日,炯炯留清辉。思知冬夜长,不恨晨光迟。梦中

与汝别,作诗记忘遗。”苏轼在《和陶王抚军送客》中,多次记载了和张中之间的深厚情谊。

苏轼父子被逐出驿馆后,没有住宿的地方,处境窘迫。对于当时的际遇,苏轼写道:“此间食无肉,病无药,居无室,出无友,冬无炭,夏无寒泉。”

幸好,儋州百姓怜悯父子俩,帮其在郊外的桃榔林中建起了桃榔庵,苏轼终于居有定所。众人合力建房的记录,苏轼在《和陶和刘柴桑》中做过简要记录:“稍理兰桂丛,尽平狐兔墟。黄檗出旧枿,紫苔抽新蕨。我本早衰人,不谓老更剧。邦君助奋钺,邻里通有无。”苏轼年近,建房多依赖张中和附近村民,邻居们也送来一些生活日用品。

“朝阳入北林,竹树散疏影。短篱寻丈间,寄我无穷境。”苏轼专门写了一首《新居》,诗中有定居下来的满足和欣喜。或许是受唐代诗人刘禹锡《陋室铭》的启发,苏轼也写了一首《桃榔庵铭》,最后一句感叹:“三十六年,吾其舍此,跨汗漫而游鸿蒙之都乎?”

“三十六年,吾其舍此,跨汗漫而游鸿蒙之都乎?”(中华书局《苏轼文集》)苏轼在儋州期间,也写过《陋室铭》——《桃榔庵铭》。

900多年前,东坡居士谪居儋耳,历经艰辛,终建成居所桃榔庵。而今,沧海桑田,桃榔庵早已湮没在岁月长河中。人们不禁好奇:东坡居士为何要在偏僻的林地中建设桃榔庵?在桃榔庵里又发生了哪些故事?一座桃榔庵何以让世人铭记近千年?



《桃榔庵图》。刘运良 作

B 乐居： 耕读著述，传播文化

清茶过三盏,落雨纷纷敲窗来。9月28日下午4时许,窗外风雨声清晰可闻,在李盛华家的客厅里,品茶说桃榔,不知不觉聊了一个多小时,一壶茶水早已见底。

一壶新茶上来,李盛华从茶几的书里拿出五张稿纸,方格中密密麻麻的文字,是李盛华多年研究整理而成,一笔一划手写的桃榔庵里的“东坡故事”。

第一个故事关于办学传播文化。

“谪居海南前,东坡居士就下决心,要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于‘海外’蛮荒之地。”李盛华说,海南当时经济文化非常落后,生产生活方式较为原始,尤其是文化氛围稀薄,缺少文化大家。

来海南前,苏轼书文明志,在《吾谪海南,子由雷州;被命即行,了不相知,至梧州乃闻其尚在藤也,旦夕当追及,作此诗示之》中写道:“天其以我为箕子,要使此意留要荒。他年准作邕地志,海南万里真吾乡。”他将效仿古代先贤箕子,教礼义、劝农桑于荒远边陲之地。

对于教育,苏轼非常看重。他实地考察当地学校,发现办学条件差,学生四散,缺少崇文重教之风。

苏东坡和一棵老树的故事,鲜为人知,却给李盛华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

据当地史料记载,在桃榔庵围墙东北角,有一株茂盛的老树,经年累月,枝繁叶茂,那树高如樗树、栎树,枝片宽大似桑树。

这株树是楮树,落叶乔木,很像桑树,当地村民认为楮木木质粗劣,视为无用“不材木”。由于桃榔庵占地面积很小,仅有“寻丈地”,高大的老楮太占地方。

有一天,苏轼拎着斧头,准备砍树,他心里盘算的计划是:“蹶之得舆薪,规以种松菊”。砍掉一株老楮,可以得到一车的木材当柴火。此外,腾出的空间,还可以规划平整,浇水灌溉,种上松菊,一举两得。

“无用木”真无用?看着眼前的老楮,年过六旬的苏轼忽又有了新思量,“静言求其用,略数得五六”。它的树皮用以造纸,果子可入药,还可以漂洗黄丝变得素白,可以清洗面颊,“黝面颜作玉”。洒上水灌溉可以生出木耳,残枝剩叶可以当柴烧,光如火烛。

对老楮,砍,还是不砍,这是个问题。“虽无傲霜节,幸免狂醒毒。孤根信微陋,生理有倚伏。”细想至

“定居桃榔庵后,他一开始想方设法筹措经费盖学舍,未果;后又变卖带来的珍物,未果。”李盛华说,苏轼办学屡败屡战,几经挫折而不懈。

在当地乡贤黎子云的大力支持,苏轼终于找到办学地点,借用黎子云家中宅院的前堂开办“载酒堂”,传道授业解惑,传播礼仪和文化知识。慕名而来的人渐多,不仅有儋州人,还有来自岛内其他地区的众多学子,前来听东坡居士讲课。

第二个故事关乎一个海南学生。

学子姜唐佐,从琼山(今海口)来到儋州,专程向东坡居士请教学问。他经常陪伴在苏轼左右,虚心请教,潜心向学,不时请老师点评自己的作品。

对于姜唐佐的才学和品行,苏轼很认可,倾囊相授,传为一段师生佳话。求学半年后,姜唐佐即将回家。苏轼欣然挥毫,在姜唐佐的扇子上题写“临别赠言”:沧海何曾断地脉,白袍端合破天荒。后来,姜唐佐北上赴试,中了举人,成为海南的第一位举人。

“此心安处是吾乡。”苏轼居于“陋室”桃榔庵,三年来,潜心治学,乐于育人,为海南文化的兴盛播下了活力的种子。



儋州市东坡书院。本报记者 陈元才 摄

W 延伸阅读 儋州东坡书院 几度风雨载酒堂

■ 刘亭亭

东坡书院原名载酒堂,地处儋州市中和镇东郊,最初是大文豪苏轼谪居儋州时讲学友会的场所,后世多次重建和修缮,1996年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书院坐东北向西南,由载酒亭、莲池、载酒堂、东园、西园、东西厢房、奥堂堂等建筑组成,另有钦帅泉及碑刻、东坡居士像等人文景观。

北宋绍圣四年(1097年),已至暮年的苏轼由广东惠州左迁至海南儋州,时任琼州别驾。初至儋州的东坡生活艰辛,曾言:“此间食无肉,病无药,居无室,出无友,冬无炭,夏无寒泉。”好在新任昌化军军使张中同情其境遇,将馆驿修整后供他居住,并与东坡父子相交甚欢。

据苏轼《和陶田舍始春怀古二首》序文所记,“儋人黎子云兄弟,居城东南,躬农圃之劳”,东坡和张中曾一同去造访,黎家兄弟所居之地“居临大池,水木幽茂”,在座的宾客“欲为醪钱作屋”,东坡欣然许之,名其屋曰“载酒堂”。“载酒堂”的典故出自《汉书·扬雄传》,据载扬雄“家素贫,嗜酒,人希至门。时好事者载酒肴从游学。”另外扬雄对古文研究颇深,亦有不少人来问字,“载酒问字”的成语就来源于此。载酒堂作为当时琼地文客学子与东坡相谈求教的地方,其名与其典故倒也相称。

正当东坡安居交友自得之时,北宋元符元年(1098年),有司将东坡逐出官舍,张中也因此被贬黜。东坡只得在城南结茅栖身,“儋人运甕叠土助之”,三间茅屋搭成,东坡名之“桃榔庵”。后在元祐四年(1317年),廉访僉事大都军至儋州时,在桃榔庵旧址建东坡祠,“构堂三间而像其中”,以祀苏公。元泰定四年(1327年),军判彭应雷寻到旧基重建载酒堂,因城南东坡祠已倾圮,遂将其也迁入城东的载酒堂内。明永乐年间,知州陈敏重修载酒堂,“易茅以瓦,朔望率众僚属拜谒”。明正德壬申年(1512年),知州陈宸复“岁编门子一名奉祠事”,明后期不少学者在此设帐讲学,敷扬文教,弘东坡遗风,故载酒堂又有“东坡书院”之称。

万历二十三年(1595年),东坡书院又增建载酒亭、钦帅堂、钦帅泉及其碑刻。钦帅泉是东坡书院内的重要古迹,其年代众说纷纭,一说东坡先生谪居儋州时,常与当地学子相聚于载酒堂,为烹茶煮酒,特掘此井,后年久湮没。明代,知州陈荣选重加修浚,并命名为“钦帅泉”。对于其名,一说该井是元代重修载酒堂时开挖,因东坡曾当过几天兵部尚书,故命名为钦帅泉。清代王时宇《海外集》认为原来可能为“钦师泉”,为刻石之误,写成“钦帅泉”。东坡在载酒堂谈诗论文,确为琼地学子的老师,“钦师泉”一说倒也有合理之处。

东坡谪居儋耳,讲学明道,教化日兴,琼岛后被称作“海滨邹鲁”。后世对载酒堂(东坡书院)的多次重修,既是对苏公的深切怀念,也是在保护儋州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。



桃榔庵考古挖掘现场。儋州市旅文局供图

万泉河畔万泉镇 从牛轭曲到文曲墟到新乡镇

■ 蒙乐生

墟市,乡村集市,也叫“墟场”。古时,日中为市,以便贸易。墟市是乡村文化聚合之地。笔者的家乡在万泉河畔,傍河有个墟市叫“牛轭曲”,后来演变为文曲墟,再到今天的琼海市万泉镇,见证了时代的变迁和发展。

“牛轭曲”,顾名思义,像牛轭的巷,似拱形的墟,名字虽俗不雅,却是孩子们的天堂。每逢赶集日,小孩子从父母那里要到几个铜板或几分钱,便钻入街市四处买吃的,围观临街火炉油炸的煎堆(麻团),观看现煎现卖的印钱糕。

对于“牛轭曲”历史,早年的康熙《定安县志·墟市》并无记载。查光绪《定安县志·墟市》“小市附”条,才找到“牛轭曲市”,末尾有“在多河图,原集路巷门,今移此”。多河图是行政区划,大约在今天的琼海市万泉镇,至于“原集路巷门”在何处,不得而知。

从光绪三年(1877年)着手修志至今,不过145年。当年乡贤聚会,谈及孔子“用世致治”幽然叹息“朝无材官”“泽无大盗”“市无良偷”。考虑到“牛轭曲”,名不正言不顺,难出贤能才士,于是集思广益,商量改名。

那时,多河图下辖72个村庄,算来

人口并不少。于是,革故鼎新,整治街市,张榜公告,兴建农贸市场,奖赏才能之士,以改墟市之名。有儒士献联:“文曲呈光,普照南天世界;河图瑞玉,大开中水恩波。”得到坊间的一致认可,于是,“文曲墟”应运而生。

地方之盛,系乎学校;人才之兴,本乎教育。光绪末年,实行新政,锐意变革,改书院为学堂,兴办新学,高潮迭起。文曲乡绅磋商,作为父兄不相时而起,有愧子弟,也于光绪丙午年(1906年)兴办新学。后来的宣统《定安乡土志》记载了这一文教盛事:“距城一百五十里,多河图文曲村有公立多河两等小小学堂,校舍由图坤劝捐建造。”

文曲墟有著名的“曲瓦”“竹器”,是有名的竹市。周边乡村盛产黄竹、白粉竹等,一般于卯时(凌晨5时至7时)在今万泉中学旁边的大榕树下开市,交易时人声鼎沸。

当年日军侵占文曲,街市萧条,买卖停滞,商家无法维持生活。日寇心狠

手辣,强拆临河几间商铺,建起炮楼,把黑森森的枪口对准民众。但是,村民蒙朝烈仍然在太阳旗下打拳卖药,张扬中华武术,招徕四方顾客,一点都不惧怕日军。

日军中队长黑田中佐看到蒙朝烈拳术灵活,门路开阔,便指使日军曹长暗中袭击。其时,蒙朝烈专心致志打拳,冷不防被日本曹长从一侧跳出将他拦腰抱住,狠命一摔。蒙朝烈临变不乱,一个筋斗跃起,安然落地,被黑田中佐看得清清楚楚,于是取出一叠钱币,令五个日本士兵下场与蒙朝烈比武,并且声言,赢者赏钱。蒙朝烈无法回避,便欣然应允,几个回合下来,就把鬼子累得直喘气,然后伺机避实击虚,将日军士兵摔成一团,引得观者大笑。由于日军恼羞成怒,蒙朝烈在文曲无法安生,只好躲到定安岭口、翰林一带谋生,直到日本投降后才回到文曲。

1973年9月14日夜,一场前所未有的超强台风在琼海博鳌登陆,大风所

过之处,房屋倒塌,断垣残壁,惨不忍睹,文曲墟被夷为平地。灾后重建,隔河选址,新建墟市,并逐渐演变成一个新的小镇——万泉。

再后来,新时代新政策新气象,给万泉镇带来了新变化,一个崭新的城镇开始凸现:临街藻饰,青砖镶嵌,外层二楼,骑楼风格,加设檐廊,特色明显。

放眼万泉新街,哪里还有当年的“牛轭曲市”?原先的“墟场”消失了,昔日的小吃摊让位给新设立的茶店。夹街店铺,整齐划一,立面装饰,清新雅致,一座新城突起。

店外,车水马龙;店内,琳琅满目。新落成的农贸市场通透、明亮、干净,各种摊位错落有序,猪牛羊、水产海鲜、时鲜水果、节令蔬菜等摊位竞相招客……

万泉中学的教师换了一拨又一拨,原先的晨间竹市也已消失,对岸被台风毁掉的文曲旧墟与万泉新市隔河相望,一切已成为乡野村老的淡淡乡愁记忆。



投稿邮箱 382552910@qq.com